



月 夜

蕭 殷 著

北 京 出 版 社



月 夜

蕭 殷 著

北 京 掛 版 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这本集子是作者近年来發表的短篇小說和特写的选輯。这些作品，热情地歌頌了工人階級和战士的崇高品質；生动地描写了今日农村中的复杂斗争和不法資本家的丑惡面貌；作者还以激动的感情悼念和回忆着自己的战友。

月 夜

蕭 殷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 5 ·字數：84,00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8,000册

統一書号：10071·215 定 价：(6)0.42元

統一書號：10071·215

定 价：(6) 0.42元

为社会主义而战 (詩集)

沙 鷗 著

天安門贊歌 (詩集)

田 間 著

月夜 (短篇小說集)

蕭 殷 著

鄉村新話 (短篇小說集)

葛 文 著

北京的早晨 (散文集)

碧 野 著

贊北京 (散文集)

刘北汜 著

· 1958年1—6月出版 ·

目 录

伤疤·····	1
月夜·····	16
五月間·····	35
高經理·····	51
姚玉貴·····	84
“孟泰倉庫”·····	105
严寒的夜晚·····	113
桃子又熟了·····	124

伤 疤

—

輪船在藍色的海上顛簸着。

坐在船艙里，像坐在蕩動的鞦韆上。船身一起一伏，連挂在牆上的毛巾、雨衣都像鐘擺似的搖擺着；那個被鐵圈子箍着的暖水壺，有規則地晃來晃去，每隔兩三秒鐘，它就“霍哆”地响一下；擱在床底下的幾個大菠蘿，來回滾動着，乍一看，好像幾只刺猬在那里追逐着嬉戲。……

過道上；又傳來使人惡心的嘔吐聲。

嗯，頭也快被搖暈了，胸口也氣悶起來。……為掙脫暈船的痛苦，我急忙走到甲板上。

在那里，有一個穿海軍服的人正攀着鋼繩，望着大海。……我沒有心情去細看他，幾步走到船頭，憑着欄杆，用力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氣。

明朗的天空，复盖着一片無边的海水。已經是冬天，亞熱帶的海該是柔和的，可是現在却出奇地翻騰着；它仿佛被無數發怒的鯊魚所拥塞，竟一个巨浪接着一个巨浪滾过来。船被簸弄着，連巨大的桅杆也因劇烈的搖动而“吱格格”地作响。

这时，海面上竟連一只海鷗也沒有。

我竭力望着水平綫，希望能看到一些島嶼的影子，可是，在那水天相接的地方，只有一大朵連着一大朵的白云，在輕輕飄过。……

“同志，”一个声音，忽然在我耳边响起来，“暈船了么？”

我急忙轉回头去，那个穿海軍服的人正站在我的背后，微笑地望着我。他那濃黑的眉毛和隆起的鼻梁，忽然使我記憶起来，他原来就是昨天晚上和我一起由海軍招待所上船的那位海軍軍官，可惜因当时人太多，以致一直沒有机会互通姓名。

“現在已好些，不暈了。”我帶着歉意地回答他。

“是初次来海上？”

“是的。”我机械地回答着；但立刻意識到这样問一句答一句，很不礼貌，便無話找話地問他，“你一定在海上生活过很久了？”

“三年多了。”

从他的口音可以听得出来，他是冀南人。高大的身

个，穿着一身潔白的海軍服，四十岁样子，态度矜持而又和善，一看就知道是一个長期做政治工作的老干部。

接着，他問我过去在什么地方工作，我的家乡在什么地方，当他知道我也在冀南参加过游击战时，他立刻活潑地走近我，仿佛老朋友偶然相逢，話就多起来了。我們由当时的敌我形势談到几次战役，接着又談到許多参加战役的人，一直到这时我們才知道，原来我們曾在一九四〇年春天一起参加过流舍固的战斗；当时在这个地区工作的許多同志，彼此都很熟悉。

他显然有点兴奋，但沒有表露出来，只矜持地在甲板上来回走动，仿佛在回忆着什么。

我仍然靠着欄杆，等待他繼續談下去，可是；他却不停步地踱着。这时我开始注意到他走路的姿势，他的右腿仿佛短了一截似的，走起路来，显得有点顛蹶。于是我問他：

“你的腿怎么的？”

“哼，說来話長，”他淡淡地望了我一眼，順手把褲筒一提，右膝盖上立刻露出一塊淺褐色的大伤疤，但馬上他又把褲筒放下去，“不过，这里倒有一个滿动人的故事。……你現在想听？好，我們坐下来說。”

二

一九四〇年夏天，我正在××縱队二营当教导員。

六月十二日，上級命令我們圍攻張庄敌人的据点，整整在村边战斗了十六个小时，一直到第二天晌午，战斗还没有结束。太陽火一样烤着，平原上冒着一顛一顛的热气。战士们爬在壕溝里，渾身被汗水湿透了。圍攻是昨晚八点钟开始的，一連發起四次冲锋，都沒能冲进村庄。日本人憑着地堡向我們猛烈射击。当时我們又没有大炮，战士们看着从地堡里冒出来的火花，气得眼珠都發紅了。

正在这时候，团长来了命令，叫我們二营从东面一条小胡同襲入村中央，直搗敌軍的指揮部；准备在村里面把敌人打乱，然后配合正面的强攻，来摧毁这只野蛮的“杉山中队”。

時間很緊迫。营長、參謀長和我分了工，我即跑到第五連，重新組織了火力，就开始猛攻。密集的手榴彈和机槍像無数的火球在地堡周圍燃燒着，爆炸着，經過一刻鐘的激烈战斗，地堡终于攻破了。正当我們順着小胡同往西疾进的时候，后面忽然傳來“緊急撤退”的命令，說是敌人的援兵已突破了我們的打援部队，从东面突近了村庄。情况确实很危急，我們迅速撤到村外，剛跑进棗树林，已望得見敌人的騎兵正揚起滾滾的塵土飞奔过来。我即刻向五連長發出命令：“向西撤退！”

恰恰就在这一刹那，我的膝蓋突然像被大石重重地撞了一下，低头一看，血直往外涌，脚一軟，身不由己

地倒在地上。我掙扎着想站起来，可是腿却像千斤重，怎么也站不起来。

五連長似乎有点慌，他向我望了一下，又向东面野地里扫了一眼，急忙蹲下来：“教导員，快！我背你走！敌人已散成扇形……”我没有听完五連長的話，便使勁地用双手反撑着地下，挺起腰杆来。可不是，敌人的騎兵正从东向南展开了一个扇狀队形，看那架势，是想迂迴村西，来截断我們的退路。連队如不立刻飞快撤走，就会陷入包围圈里。很清楚，要救我已来不及了，于是我向着五連長，命令他：“你立即帶队伍走，別管我！不要因小失大。懂么？”

五連長惊奇地望着我：“不，我背你走！”

有些战士也圍上来要背我。

我急了。要是再拖延几分鐘，这个連队就可能全部被歼灭，我用手撥开他們，严厉地对五連長說：“我命令你！馬上領着队伍离开这里！走！”

五連長和战士们都痴呆地望着我，好像被我的命令弄得手足失措了。

“走！我命令你們即刻走！”我向战士们重复着我的命令。

一直到这时候，五連長才难过地望了我一眼，領着連队向西飞快地跑去。跑得很远了，五連長还回轉头来望我，我向他打了一下手势，要他快跑。

最后我看见他們的背影在灌木叢里隱沒了，才意識到自己現在是孤伶伶的一個人。这里一片寂靜，除了从树叶縫里透进細碎的陽光，只听见几只馬蜂嗡嗡地叫鳴。远处的槍声虽然完全停止了，但这里却是危險的地方，說不定几分鐘之后，据点里的敌人就会出来搜索。想到这里，我習慣地摸了摸腰帶上的手槍，就向蘆葦叢里爬去。

我們过去曾在这一帶村庄駐过，地形較熟悉。这时我忽然想起离这村半里地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庄院，在那里住着一个老大娘和她的閨女。我也来不及細想，爬进高粱地里，順着一股小道就爬去。爬一陣，歇一陣，伤口还滴着血，汗水流了一臉；喉嚨干了，嘴唇發粘，我渴極了。

等我爬到那小庄院的門前，門虛掩着；我用手敲敲門板，不久果然听到緩慢的脚步声；門开了，那位头髮花白的老大娘看見我爬在地下，不覺楞了一下。我是認識她的，但我气咻咻地說不出話来。可是，从她的眼光里，我猜她已不認識我了，她看見我一褲筒淨是血，即刻俯下来扶住我的肩膀，慈愛地說：“怎么啦？同志，是受了伤？”

我被这动人的故事吸引着，希望能快些知道事情的結果；可是那位海軍軍官却突然把話頓住了，站起来，臉上浮現出一种海軍人員常有的一种警戒神情，向水平綫望了望；同时習慣地用手摸了摸胸前，可能由于他意

識到他身边沒有望遠鏡，才又把兩手掌攔到額門上，眯起眼睛望着遠方。他這些動作，使我楞了一下，我立刻扭過臉，隨着他的視線望着水平綫：在那里，出現了一隻船，可是除了模糊的船身，我什麼也看不出來。然而他望了一陣之後，却安靜地坐下來，說：“原來是一艘商船！”

我驚異他的辨別能力，很想問問他，可是我立刻想到那個還未講完的故事，催促道：“繼續說下去吧！以後怎樣呢？”

“別忙！”海軍軍官微微一笑，“說到那個老大娘，我還得回述一下一九三九年的事情。”

三

那時，我还在地委警衛營當指導員，敵人也還沒有在張庄扎上據點。九月底，地委機關遷到這一帶來，我們連部就住在老大娘的院子里。

我們只住了幾天，就常常聽人說起老大娘，大家一提起她，都異口同聲說是一個好心腸的人。事實上，她不僅對我們部隊很熱情，對政府的許多措施也很擁護；可是她平日卻不受說話，常常默默地坐在院子里的磨盤上，心事重重地望着地下出神。她已五十歲，滿臉皺紋，兩腮下陷，眼神遲鈍，牙齒已脫落了一大半。我們一看見她那種愁苦的神情，就猜想有什麼傷心事在折磨着她。

有一天傍晚，我从营部回来，院子里已有些灰暗，西风吹着槐叶，一片片地飘落下来，有几片正落到她的头髮上；可是，老大娘像忘记了秋晚的寒冷，木然地坐在磨盘上，那样子实在使人发愁，我禁不住地问她：“大娘，你为什么老是这样难过？”

她没有回答我，只伤心地摇摇头。

“别难过，难过有什么用呀。”

真想不到，老大娘忽然擦起眼泪来，我一时不知怎样好，又难过，又埋怨自己的冒失；但我什么也不敢问了，只扶着她回屋子里去。

第二天，向村里人打听，才知道老大娘的心病。原来在十三年前，这一带地面闹了一次大旱，当时老大娘一家子正穷得揭不开锅，偏偏她的男人又患着热病，他们愁得不行，最后只有忍痛拿刚刚五岁的小闺女跟高庄的一个地主换了一斗高粱米。男人死了之后，老大娘孤伶伶地生活着，每一想起自己的独生女，她就暗暗掉泪。村里人都知道她这块心病，凡是可能使她想起闺女的事情，都不敢轻易提起，但不管怎样，仍然无法冲淡她心坎里所积压的深重的悲哀。……

我们连部的同志，为这事激动起来；大家都认为地主欺人太甚，年轻的小伙子，更加愤慨，他们主张马上到高庄跟地主去算账；后来经教导员的说服，才决定通过组织给区政府写了一封信。果然，我们很快就接到区

政府的回信，區長肯定地回答我們，說老大娘的閨女一定可以設法交涉回來。我們讀了信，都像從火坑里救出了一個小孩那樣高興。當晚，我又把這封信念給大娘聽，起初她還有點奇怪，因為我們一直沒有把寫信的事告訴她，當我把寫信的經過說了之後，她感動得掉下眼淚來。不過，過了一會她又用惶惑的眼光望着我問：

“我的金蘭真的能回來么？”

“區長說得那樣不含糊，一定有頭緒了，”我說，“我想金蘭一定會回來。”

“灶王爺保佑……”她也許覺得這樣說不好，只把話說了一半，又咽回去了。

五天過去了。一天早晨，我急于要縫補自己的布鞋，匆忙地跑到她屋裏去借錐子，房門掩着，我沒敲門，猛一推開，就闖進去，老大娘正跪在神龕前面磕頭，她一看見我，慌慌張張地爬起來，口吃了，好像有什麼虧心事似的，神色很不自然。我楞住了，看看神龕，有裊裊的青煙冒出來，可是神龕卻蒙上一張發黃的報紙。

我望了她一眼，說：“大娘，你真迷信，信神信鬼有什麼用？”

大娘急忙辯論說：“我不信神，我信人。”

“那你為什麼還燒香呢？”我說着，順手揭開那發黃的報紙，發現神龕裏面貼着一張水墨的毛主席的画像，她忙來攔我，我却忍不住大笑起來，“啊，你原來是

敬毛主席啊！”

她很緊張，忙搖着手：“可不敢嚷，給同志們知道了，就坏事啦！”

“为什么会坏事呢？”

原来她以为八路军会把老百姓的迷信举动当作犯罪行为来处理的。我当下向她解釋，說明拥护毛主席和他领导的部队是很好的，但可不必燒香。……以后她到底有沒有繼續燒香，可就知道了。

不久，她的閨女金蘭果然被送回来了。从这之后，大娘臉上的那股愁悶的神色沒有了，白天，金蘭帮她媽干活，晚上，母女兩人在菜油灯下有說有笑。……

可是，現在她好像已不認識我了。

四

老大娘用哆嗦的手，想把我扶起来，可是沒有一点用处。最后，她連抱帶拖地把我弄到院子里，又气咻咻地把我拖上台阶。本来她想把我安置到土炕上，可是怎么能扶得上去呢？經過一陣犹豫之后，最后只好讓我躺在一堆干草上。这一鬧騰，我的气力几乎全部耗尽了，渾身都是汗水，呼吸也急促起来。我渴極了，用手指着嘴唇，向她要水；当她把水遞給我的时候，又用焦灼的目光望着我的伤口，嘆着气：“唉，同志，我来給你包一

包。”她一晃一晃地走出去，拿来了一些棉花。等把伤口包好了，她又去端来了一盆温水，把我臉上的汗珠和腿上的污血都輕輕擦掉。

老大娘累得气咻咻的，我很想說句感謝她的話，可是，我竟連說話的气力也沒有。……不久，我睡着了。

我不知道我到底睡了多久，我只知道自己做着惡夢，我好像爬在一个山坡上向敌人射击，但忽然，我又好像站在高爐底下出鉄渣，滾燙的鉄水从溝里流出，烤得我渾身是汗；这时我听得背后有人叫喊：“作孽啊！”我猛回头，通紅的鉄水像山洪似的涌出来，爐牆爆裂了，我忙爬过欄杆，就向丈把高的鉄軌跳下去。……于是我醒了。睜眼一看，不觉一怔：全屋尽是火，屋的中央堆着一大堆家具，正猛烈地燃燒着，火舌一直冲到屋頂，頂棚上的高粱稭子也燃着了，噼噼啷啷地爆响着。我急忙掙扎起来，爬到門边……

怎么回事？当时我一点也鬧不清。事后問了老大娘，才把事情弄清楚：原来有兩個日本鬼子跟着血滴找到老大娘的小屋里，看見一个受了重伤的八路軍正熟睡着，于是他們怀着一种惡作剧的心情，輕手輕脚地把桌子、板凳集中起来，堆在屋子的中央，再塞上一些干草和高粱，就放起火来。在他們看来，大概以为这样活活把我燒死要比槍杀我更有味兒。然后他們又把老大娘赶到院子里，在东屋里也放了一把火。本来他們要欣賞一

下这场“杀人游戏”的结果的，可是忽然，从张庄那边传来了紧急的敲锣声，鬼子们慌了，闹不清什么灾难在等待着他们，慌慌张张地跑开了。……

可是，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只见老大娘焦灼地转着圈子。她自己住着的东屋子，——在那里有她的全副家当，——这时也冒着黑腾腾的烟火，火苗从门楣上和窗格子里冲出来，大娘脸色灰白，不知所措地望望东屋子，又望望北屋子，她一时颠近台阶，一时又颠近东屋的门前；脚在哆嗦，鼻尖沁出豆大的汗珠，嘴唇怕人地抖动着。……

这样过了几秒钟，她忽然看见我爬在台阶上，就奔过来，背起我，气咻咻地走向门外。一出院门，就顺着一股小道奔去。太阳像火样，平原冒着热烟；老大娘的汗水从头发根流到脖颈，一直流到背上。我心里又难过又惭愧，说：“大娘，你累坏啦，让我自己爬着走吧！”

“不，同志，有我就有你！”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你的腿还淌血，可不敢再爬了。”

她背着我继续往前走，我感觉到她的腿在哆嗦，好几次踉跄起来，几乎跌倒了我不断地要求她把我放下来，可是她不答应，到后来，她索性不回答我了。

就这样，她背我走了一里地，到了一个芦苇坑，她就鑽进去。刚一停下，却被芦苇绊倒了，同时我也从她的背上翻跌下来。当我看见她的脸上给葦叶划了几道口